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目錄

大凡全後魏文三百□人
大凡全後魏文六十卷

全後魏文目錄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道武帝

帝姓拓跋氏。諱珪。昭成帝什翼犍之孫。以晉太元十一年卽代王位。尋改稱魏王。以太元二十一年卽皇帝位。都雲中。還都平城。改元四。登國皇始天興天賜。在位二十四年。爲淸河王紹所弑。永興二年。諡曰宣武皇帝。廟號太祖。泰常五年改諡曰道武

案魏書鄧淵傳軍國文紀詔策多淵所爲

定國號爲魏詔 天興元年六月

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之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埽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爲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魏書道武紀

修建佛寺詔 天興元年

夫法佛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魏書釋老志

天命詔 天興三年十二月乙未

世俗謂漢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顛蹶而不已者誠惑于逐鹿之說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車之軌蹈釁逆之蹤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身死名顛殃及九族從亂隨流死而不悔豈不痛哉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吳楚僭號久加誅絕君子賤其僞名比之塵垢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歷覦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

綱之誅有國有家者誠能推廢興之有則稽天命之不易察微應之潛授杜疏逐之邪言絕姦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則幾于神智矣如此則可以保榮祿于天年流餘慶于後世夫然故禍悖無緣而生兵甲何由而起凡厥來世勉哉戒之可不慎歟 魏書道武紀

官號詔 天興三年十二月丙申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謀息而不起姦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陵上替以號自定以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議發家陪故釁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義之道寢廉恥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僉以台輔為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然則官無常名而任有

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為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蓽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為實賢于覆餗蔀家矣故量力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為宜爵無補于時不可以為用用而不禁為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由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于治矣 魏書道武紀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算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氊五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 廣弘明集二十八上

即位告祭天地祝文 天興元年

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緒思寧黎元龔行天罰殪劉顯屠衛辰平慕容定中夏羣下勸進謂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官擇吉日受皇帝璽綬惟神祇其丕祚于魏室永綏四方。魏書禮志一

明元帝

帝諱嗣道武帝長子天興六年封齊王天賜六年十月即位改元三永興神瑞泰常在位十五年謚曰明元皇帝廟號太宗

詔賜王洛兒爵

士處家必以孝敬爲本在朝則以忠節爲先不然何以立身于當世揚名于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逾厲雖漢之樊灌魏之許典無

㠯加馬勸而不賞何㠯獎勸將來爲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 魏書王洛兒傳

簡出宮人詔 永興三年三月

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飢寒切已惟恐朝夕不濟所急者溫飽而已何暇及于仁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由于此也非夫耕婦織內外相成何㠯家給人足矣其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悉出㠯配鰥民 魏書明元紀

貲調詔 神瑞二年三月

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縣違者謫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于民 魏書明元紀

賑貧窮詔 神瑞二年十月

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頃者㠯來頻遇霜旱年穀不登百姓飢寒不能自存者甚衆其出布帛倉穀㠯

賑貧窮 魏書明元紀

遣使巡省詔 泰常二年十二月

九州之民隔遠京邑時有壅滯守宰至不以聞今東作方興或有貧窮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州觀民風俗問民疾苦察守宰治行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聞 魏書明元紀

贈謚司馬休之詔 泰常二年十月

司馬休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殞喪朕甚愍焉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謚始平聲公 魏書司馬休之傳

改謚宣武皇帝爲道武詔 泰常五年五月

宣武皇帝體道得一天縱自然大行大名未盡美非所以光揚洪烈垂之無窮也今因啓緯圖始覩尊號天人之意煥然著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謚曰道武皇帝以彰靈命之先啓聖德之玄同告祇郊廟宣于八表 魏書明元紀

詔有司

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于內 魏書李先傳太宗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

敕有司勸課 神瑞二年

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椁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 魏書食貨志帝以饑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

敕長孫嵩 泰常二年

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眾力疲敝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 魏書長孫嵩傳

鐵渾儀銘

於皇大代。配天比祚。赫赫明明。聲烈遐布。爰造茲器。考正宿度。貽法後葉。永垂典故。隋書天文志上明元永興四年壬子詔造太史候部鐵儀以爲渾天法考璇璣之正其銘曰云云

太武帝

帝諱燾。明元帝長子。泰常五年封泰平王。八年十月即位。改元六。始光神䴪延和太延太平眞君正平。在位二十九年。謚曰太武皇帝。廟號世祖。

報公卿議答吐谷渾慕璝制 延和初

公卿之議。未爲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魏書吐谷渾傳

報樂安王範秦柳谷后文制 太平眞君五年二月

此天地況施乃先祖父之遺徵豈朕一人所能獨致可如所奏魏書律曆志下

頒下新字詔 始光二年三月

在昔帝軒創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竝行于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于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魏書太武紀上初造新字千餘詔

誅賞詔 神䴥三年五月

夫士之為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于時名揚後世矣近遣尚書封鐵翦除亡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追贈爵號或有蹈鋒履難以自效者以功次進位或有故違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國之常典不

可暫廢，自今以後，不善者可以自改。其宣敕內外，咸使聞知。魏書太武紀上

聽鎮將王公開府辟召詔 神䴥三年七月

昔太祖撥亂，制度草創，太宗因循，未遑改作，軍國官屬，至乃闕然。今諸征鎮將軍王公仗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員。魏書太武紀上

徵盧玄崔綽等詔 神䴥四年九月

頃逆命縱逸，方夏未寧，戎車屢駕，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為，方將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廢職，舉逸民，拔起幽窮，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師輔，雖殷宗之夢板築，罔以加也。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

爵吾與爾靡之、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耀名譽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魏書太武紀上）

行慶賞詔（延和元年正月）

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思闡洪基、廓清九服、遭值季運、天下分崩、是用屢征、罔或寧息、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間、戎車十舉、羣帥文武、荷戈被甲、櫛風沐雨、蹈履鋒刃、與朕均勞、賴神祇之助、將士宣力、用能摧折強豎、克翦大憝、兵不極武、而二寇俱滅、師不違律、而遐方以寧、加以時氣和洽、嘉瑞並降、遍于郡國、不可勝紀、豈朕一人獨應此祜、斯亦羣后協同之所致也、公卿因茲稽諸天人之會、請建副貳、夫慶賞之行、所以褒崇勳舊、旌顯賢能、以永無疆之休、其王公將軍以下、普增爵秩、啟國承家、修廢官、舉儁逸、蠲除煩苛、更定科制、務從輕約、除故革新、以正一統、羣司當深思效績、直道正身、立功立事、無或懈怠、稱朕意焉、（魏書太武紀上）

詔州郡遍遣賢良詔 延和元年十二月

朕除偽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而自達。雖徇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聞知。魏書太武紀上。先是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詔云云

賜王堆子爵詔 延和初

堆國之肺腑，勤著先朝，西征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加安遠將軍。魏書王堆傳

議來大干喪入城詔

大干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喪入殯城內。魏書來大干傳

寬傜賦詔 延和三年二月

朕承統之始，羣凶縱逸，四方未賓，所在逆僭，蠕蠕陸梁于漠北，鐵弗肆虐于三秦，是以旰食忘寢，抵掌扼腕，期在掃清逋殘，寧濟方篤，故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廢失農業，遭離水旱，致使生民貧富不均，未得家給人足，或有寒窮不能自贍者，朕甚愍焉，今四方順軌，兵革漸寧，宜寬傜賦，與民休息，其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爲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刺史守宰當務盡平當，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明相宣約，咸使聞知。魏書太武紀上

褒于什門詔 延和三年

什門奉使和龍，値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魏書節義于什門傳 什門，太宗時爲謁者，使諭馮跋，拘留二十四年，至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

詔

禎瑞詔 太延五年六月

頃者寇逆消除，方表漸晏，思崇政化，敷洪治道，是以屢詔有司，班宣恩惠，綏理百揆，羣公卿士，師尹牧守，或未盡導揚之美，致令陰陽失序，和氣不平，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己，祈請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盖神靈之報應也，朕用嘉焉，比者已來，禎瑞仍臻，所在甘露流液，降于殿內，嘉瓜合蔕，生于中山，野木連理，殖于魏郡，在先后載誕之鄉，白鷰集于盛樂舊都，玄鳥隨之，盖有千數，嘉禾頻歲合秀于恒農，白雉白兔並見于渤海，白雉三隻又集于平陽太祖之廟，天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所以內省驚震，欣懼交懷，其令天

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內名山大川、上荅天意、以求福祿。魏書太武紀上

攷課詔 太延元年十二月

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為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羇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太守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魏書太武紀上

令吏民得舉告守令詔 太延三年五月

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漸安比年已來頻詔有司班宣惠政與民寧息而內外羣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糾察非法廢公帶私更相隱置濁貨爲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 魏書太武紀上

西征涼州與太子晃詔 太延五年八月

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敕已釋汝疑 魏書太武紀下附又見十六國春秋九十五

命崔浩綜理史務詔 案當在太平眞君初

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闡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

宗之遺志而貽功于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埽定赫連逮于神䴥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于龍川討孽豎于涼域豈朕一人獲濟于此賴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焉　魏書崔浩傳

復民貲賦詔　太平眞君四年閏六月

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于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揚恩德勸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産加以殘虐非所以爲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之徒各厲精爲治勸課農桑不得妄有徵發有司彈糾勿有所縱　魏書太武紀下

令皇太子總百揆詔　太平眞君四年十一月宋書作下書集古今佛道論衡亦作下書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逆、埽清不順、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濟、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啟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宣敕施行、宋書索虜傳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亂、埽清不順、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固長久、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

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為科制、以稱朕心、魏書太武紀下

下太子晃詔

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南齊書魏虜傳

禁容匿沙門師巫詔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

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魏書太武紀下 又畧見釋老志

禁私立學校詔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庚戌

自頃以來軍國多事未宣文敎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魏書太武紀下

賜張黎等布帛詔 太平眞君五年

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各千匹以襃舊勳魏書張黎傳

報刁雍詔 太平眞君五年

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魏書刁雍傳

滅佛法詔 太平眞君七年三月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

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㠯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于風氏矣自今㠯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魏書釋老志

報刁雍詔 太平眞君七年

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費牛又不費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㠯爲式今別下統萬鎮出兵㠯供運穀卿鎮可出

白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奏聞、魏書刁雍傳通典十

詔刁雍 太平眞君十年三月

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爾功也、魏書刁雍傳

增損律令詔 正平元年六月

夫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愍之、有司其刑罰志作詳字案律令、務求厥中、自餘有不便于民者、依比增損、魏書太武紀下又見刑罰志

詔車伊洛 正平元年

歇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詣闕、魏書車伊洛傳 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子歇守城、爲沮渠天周所陷、走奔伊洛、世祖嘉之、詔伊洛

詔高車使者慕容坦

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嚈噠、與吐谷渾

所目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絕姦勢亦沮于卿彼蕃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魏書高車國傳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世祖部又見通典一百九十七）

勅諸倘書

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魏書崔浩傳）

賜謚景穆太子冊（正平元年六月庚午）

嗚呼惟爾誕資明叡岐嶷夙成正位少陽克荷基構賓于四門百揆時敘允釐庶績風雨不迷宜享無疆隆我皇祚如何不幸奄焉殂殞朕用悲慟于厥心今使使持節兼太尉張黎兼司徒竇瑾奉策即柩賜謚曰景穆以顯昭令德魂而有靈其尚嘉之（魏書太武紀下附）

賜王慧龍璽書

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

魏書王慧龍傳又北史三十五

賜崔浩書

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魏書焉耆國傳世祖幸陰山北宮萬度歸破焉耆露板至世祖省訖賜司徒崔浩書

與臧質書

吾今所遣鬭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宋書臧質傳

與宋主書

彼前使間諜訪略姧人竊聞朱修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為方州處我之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二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卑將衛拔非

其身各便鉠腰苦役㠯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㠯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蓋吳反逆煽動隴右氐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㠯弓矢婦人遺㠯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㠯貨詃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㠯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眞珠璫略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㠯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吳提已死其子菟害眞襲其凶迹㠯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㠯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

作何方計爲壍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
能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否彼駱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
已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
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敵
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何時與彼交
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
好者盡刺殺之近有殺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
日邪彼吳人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
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
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壍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
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
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
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

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宋書索虜傳燾雖不克懸瓠而擄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爲燾所輕復與太祖書）

又與宋主書

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卽使驅還自天地啟闢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宋書索虜傳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

初學記卷二十七有太武帝與宋盤銘今據魏書編入文成帝卷中

全後魏文卷一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文成帝

帝諱濬，景穆太子之長子，正平二年十月即位，改元四，興安、興光、太安、和平，在位十四年，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

修復佛法詔

夫爲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一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已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用，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五善行純誠，惠始之倫，无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

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于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魏書釋老志

獲玉印詔興安二年八月

朕以眇身纂承大業懼不能宣慈惠和寧濟萬㝢夙夜兢兢若臨淵谷然即位以來百姓晏安風雨順序邊方無事衆瑞兼呈不可稱數又于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羣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民大酺三日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魏書文成紀

詔李安世 興安二年

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北史三十三李孝伯附傳

曲赦京師詔 太安元年三月

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廟、又于西苑遍秩羣神、朕以大慶饗賜百寮、而犯罪之人、獨即刑戮、非所以子育羣生、矜及衆庶。夫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是以周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苟從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師死囚已下。魏書文成紀

遣使巡行州郡詔 太安元年六月

夫爲治者、固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于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眞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于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于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無方、疏于恩也。盜

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于刑也、衆謗竝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爲法混淆、昏于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于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信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爲吏姦暴、及爲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魏書文成紀

懲牧守貪穢詔 太安四年五月

朕卽阼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于己、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罰、委罪于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魏書文成紀

禁穿毀墳隴詔 太安四年十月

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墳壠者斬之、魏書文成紀北巡至陰山有故冢毀廢下詔

案治邊代前逋詔 太安五年九月

夫褒賞必于有功、刑罰審于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由來之常式、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于督察、不加彈正、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者妄受其辜、是啟姦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以正天下、自今諸邊代者、仰列在職殿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之爵寵、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貫、刑賞不差、主者明為條制、以為常楷、魏書文成紀

賑雲中等六郡詔 太安五年十二月

朕承洪業、統御羣有、思恢政化、以濟兆民、故薄賦斂以實其財、輕

徭役以紓其力、欲令百姓修業、人不匱乏、而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偏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賑之、有流徙者諭還桑梓、欲市糴他界、爲關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職不均、使上恩不達于下、下民不贍于時、加以重罪、無有攸縱、魏書文成紀

禁因調發增價詔　和平二年正月

刺史牧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閒、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故編戶之家、困于凍餒、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爲政之弊、莫過于此、其一切禁絕、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魏書文成紀

選補先勞舊才能詔　和平三年十月

朕承洪緒、統御萬國、垂拱南面、委政羣司、欲緝熙治道、以致寧一、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舊才能、

魏書文成紀

召役逼雇論同枉法論 和平四年三月

朕憲章舊典，分職設官，欲令敷揚治化，緝熙庶績，然在職之人，皆蒙顯擢，委以事任，當厲己竭誠，務省徭役，使兵民優逸，家給人贍。今內外諸司州鎮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魏書文成紀

宮壇不改作詔 和平四年七月

朕每歲以秋日閑月，命羣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魏書文成紀

畋獵不濫殺詔 和平四年八月

朕順時畋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敕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畋獲皮肉，別自頒賚。魏書文成紀

檢還賣鬻男女詔 和平四年八月

前以民遭飢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容，不時檢校，令良家子息仍爲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論。魏書文成紀

定婚喪條格詔 和平四年十二月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有司可爲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魏書文成紀

貴族不婚卑姓詔 和平四年十二月

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于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

瀆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魏書文成紀

賜衞石詔

石爲忠臣、鞚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魏書衞石傳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後虎騰躍殺人詔云云

遣使者詔源賀

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以讒訪之言、致損慮也、魏書源賀傳賀爲冀州刺史叛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高宗遣使者詔賀

黃金合盤銘

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寶、初學記作奇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初學記作燭銀範圍擬載、吐耀含真、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

福雜新。魏書食貨志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金鈿以玫瑰其銘曰云云又見初學記二十七以為太武帝當誤

獻文帝

帝諱弘，宋書作宏之文成帝長子，太安二年，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即位，改元二，天安、皇興，在位六年，禪位皇太子，自為太上皇，承明元年為文明太后所忌，暴崩，年二十三，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

除雜調詔 和平六年六月

夫賦斂煩則民財匱，課調輕則用不足，是以十一而稅，頌聲作矣。先朝權其輕重，以惠百姓，朕承洪業，上惟祖宗之休命，夙興待旦，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于逸豫，而徭賦不息，將何以塞煩去苛，拯濟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畜積有餘，諸有雜調，一以與民。魏書獻文紀

令刺史守宰自選吏詔 和平六年九月

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俊乂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敘然牧司寬惰不祗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魏書獻文紀

詔高允 天安元年

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為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于今朕既纂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宮于郡國使進脩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 魏書高允傳

報于闐國王詔 天安二年四月

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雖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已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為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 魏書于闐

國傳

報尉元詔 皇興元年二月

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靑冀已遣軍援，須待剋定，更運軍糧。魏書尉元傳

詔尉元 皇興元年

賊將沈攸之、吳憘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淸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淸蕩吳會，懸旌秣陵，至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魏書尉元傳

詔慕容白曜 皇興元年四月

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

在旦夕、宜勉崇戚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古德、使來蘇之澤、加于百姓、魏書慕容白曜傳

卹宋呂梁敗卒詔 皇興二年十二月

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苑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救彌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魏書獻文紀皇興元年正月大破張永沈攸之于呂梁其明年詔

民病給醫藥詔 皇興四年

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采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宜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量給之、魏書獻文紀三月

誓衆詔諸將 皇興四年

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魏書蠕蠕傳車駕北討蠕蠕親誓衆詔諸將又北史九十八

聽逃兵歸首詔 皇興五年三月

天安已來，軍國多務，南定徐方，北掃遺虜，征戍之人，亡竄非一，雖罪合刑書，每加哀宥，然寬政猶水，逝逃遂多，宜申明典刑，以肅姦僞，自今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聽歸首，不首者論如律。魏書獻文紀

禪位太子詔 皇興五年八月丁未

朕承洪業，運屬太平，淮岱率從，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覽萬務，則損頤神之和，一日或曠，政有淹滯之失，但子有天下，歸尊于父，父有天下，傳之于子，今稽協靈運，考會群心，爰命儲宮，踐昇大位，朕方優游恭己，棲心浩然，社稷乂安，克廣其業，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祇奉胤子，以答天休，宣布寓內，咸使聞悉。魏書獻文紀

聽尉元以韓念祖爲睢陵令詔 延興初

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魏書尉元傳

報雍州人王叔保等詔

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魏書劉藻傳，藻遷雍州鎮將，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駿奴戍主，詔

祀孔子廟禁婦女合雜詔 延興二年二月

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魏書孝文紀上

隱括比丘詔 延興二年四月

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

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魏書釋老志

又詔

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已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為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為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魏書釋老志

令送濟州靈像達都詔

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實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魏書釋老志

受爵詔 延興二年五月

非功無以受爵，非能無以受祿。凡出外遷者，皆引此奏聞，求乞假品。在職有效，聽下附正；若無殊稱，隨而削之。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襲。魏書官氏志

貢舉詔 延興二年六月

頃者州郡選貢，多不以實，碩人所以窮處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進，豈所謂旌賢樹德者也。今年貢舉，尤為猥濫。自今所遣，皆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魏書孝文紀上

荅百濟國王餘慶詔 延興二年八月

得表聞之，無恙甚善。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羣生。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盛，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

何憂于寇讐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

又詔

知高麗阻彊侵軼卿土脩先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載難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乃應展義扶微乘機電舉但以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于彼雖有自昔之釁于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等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詣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以成其責故聽其所啟詔禮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興師討之于義爲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羈縻著于前典楛貢曠于歲時卿備陳強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貺乖衷洪

規大略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宇內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拯荒黎于偏方舒皇風于遠服貢由高麗卽敍未及卜征今若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載協元戎啟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興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爲鄉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 魏書百濟國傳

牧守久任詔 延興二年十二月

書云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溫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尒必加黜罰著之于令永爲彝準 魏書孝文紀上

詔羣祀無用牲 延興二年

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苟誠感有著雖行潦菜羹可以致大報何必多殺然後獲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魏書禮志一 延興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顯祖深愍生命乃詔又見通典五十五末句作皆用酒脯

原守宰爲民所列罪詔 延興三年六月

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網之惠諸爲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貸之魏書孝文紀上

葬獄囚詔 延興三年九月

自今京師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公給衣衾棺櫝葬埋之不得暴露魏書孝文紀上

遣使河南七州詔 延興三年十一月

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其有鰥寡孤獨貧不自存者復其雜徭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役力田孝悌才器有益于時信義著于鄉閭者具㠯名聞。魏書孝文紀上

詔呂羅漢 延興三年

卿㠯勞勤獲敘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㠯垂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亦勤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至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㠯德齊之㠯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㠯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擇其事宜㠯利民為先益國為本隨其風俗㠯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魏書呂羅漢傳

寬宥詔 延興四年六月

朕應厤數開一之期，屬千載光熙之運，雖仰嚴誨，猶懼德化不寬，至有門房之誅。然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合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以後，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今德被殊方，文軌將一，宥刑寬禁，不亦善乎。魏書孝文紀上

詔報蠕蠕主子成 延興五年

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娉，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魏書蠕蠕傳

原平原女子孫男玉詔

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魏書列女傳孫氏男玉者，夫爲靈縣民所殺，追執讎人，男玉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

賜擒劫謚詔 延興末

尚書李訢，樹勳先朝，翊諧皇極，讜言嘉謀，旬日屢進，實國家之楨幹，當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南部，綜理煩務，自在厥位，夙夜惟寅，乃心匪懈，克己復禮，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無不爲，賞罰所加，不避疏戚，雖孝子之思慈父，鷹鸇之逐鳥雀，何以方之？若鄭之子產、晉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惡直醜正，益憎主人，自往年以來，羣姦不息，劫訢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燒舍宅，傷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恕。有司可明加購募，必令擒殄。魏書李訢傳

詔呂羅漢

朕總攝萬幾，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羌，民遠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敕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魏書呂羅漢傳

禪位太子冊命 延興五年八月丙午

昔堯舜之禪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若丹朱商均，能負荷者，豈捜揚仄陋而授之哉。爾雖沖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濟兆民。今使太保建安王陸馥、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致位于爾躬。其踐昇帝位，克廣洪業，以光祖宗之烈，使朕優游履道，頤神養性，可不善歟。魏書獻文紀

下書納義陽王昶

易稱利用行師，書云恭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伐有扈，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壹。今宋室衰微，因難洊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牆，釁流合境。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款闕庭，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謝，用兵安忍，篡位自立，既無闔閭靜亂之功，而

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殺毀之徵既兆、危亡之應已著、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荊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命、不相融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罹及禍難、擁眾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變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泰運、思播靈武、廓盪九服、豈可得臨藉乘之機、遊時來之遇、而不討其僭逆、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同行九伐、使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懃伏玄、侍中尚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懃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眾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懃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懃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懃蓋戶千領幽冀之眾七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

南將軍京兆王直懃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懃新城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懃駕頭拔孫道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陽王劉昶領定州之衆十萬出濟兖直造彭城與諸軍尅期同到會于秣陵納昶反國定其社稷使荆陽沾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疆將吏不得因宋喪亂有所侵擾以傷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聞知稱朕意焉宋書索虜傳義陽王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晉安王子勛爲逆虜欲納昶下書

克青冀二州下書

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吳僭傲跨時一方天降其殃以罰有罪篡弑發于蕭牆毒害嬰于羣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體逆順歸誠獻款遘難已久饑饉荐臻或臣棚口之功私力竊盜或不識王命藏竄山藪或爲囚徒先被

執繫、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已前、諸犯死罪已下、繫囚見徒、一切原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已就農桑、有飢窮不自存、通其市糴之路、鎮統之主、懃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蒞新化、若綏導失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下、咸使聞知朕意焉（宋書索虜傳、時安都遣使引虜、虜攻克青冀二州、執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一終

全後魏文卷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文帝一

帝諱宏、獻文帝長子、皇興三年立爲皇太子、五年八月卽位、改元延興、承明、太和、在位二十九年、謚曰孝文皇帝、廟號高祖、有集三十九卷、案魏書孝文紀云好爲文章詩賦銘頌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今錄太和十年已前詔冊爲一卷十年已後別爲四卷

求言詔 承明元年八月

朕猥承前緒、纂戎鴻烈、思隆先志、緝熙政道、羣公卿士其各勉厲心、匡朕不逮、諸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以聞、魏書孝文紀上

求直言極諫詔 承明元年十月

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思闡退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蔽之怨、疇咨帝載、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羣官卿士下及吏民

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與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魏書孝文紀上

改元太和詔 太和元年正月乙酉朔

朕夙承寶業懼不堪荷而天貺具臻地瑞並應風和氣晼天人交協豈朕沖昧所能致哉實賴神祇七廟降福之助今三正告初祇感交切宜因陽始協典革元其改今號爲太和元年魏書孝文紀上

勸農桑詔 太和元年正月辛亥

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者也宜簡以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于農桑者加以罪刑魏書孝文紀上

督課田農詔 太和元年三月

朕政治多闕災眚屢興去年牛疫死傷太半耕墾之利當有所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敕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勸于常歲

無牛者倍庸十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魏書孝文紀上通典一

工役不染清流詔 太和元年八月

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推上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若階藉元勳、以勞定國者、不從此制、魏書孝文紀上

斬不裸形詔 太和元年九月

刑罰所以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寬仁、魏書刑罰志

又詔

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防之雖峻、陷者眾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媟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為之制、魏書刑罰志

詔皮懽喜 太和元年十二月

夫忠臣生于德義之門、智勇出于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威名著于庸漢、公義列于天府、故授已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蛾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吏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惡俱殲、闔闓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寍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羣愚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埶、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京、仇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姦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勸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上、稱朕意焉、魏書皮豹子附傳皮喜為仇池鎮將攻拔葭蘆城斬楊文度孝文詔 梁醜喜豹子第八子傳作喜北史作懽憙

盧昶使江南詔 太和初

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嘗脫，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魏書盧玄附傳 北史三十

定婚葬律令詔 太和二年四月

婚聘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迺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念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爲定準，犯者以違制論。魏書孝文紀上

詔敕勿吉國 太和二年八月

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魏書勿吉國傳 太和初遣使乙力支稱密共百濟並力取高句麗，請其可否，詔敕

明功罪詔 太和二年十一月

懸爵于朝而有功者必原其賞懸刑于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已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盜賊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蕃翰羣司敷德宣惠已助沖人共成斯美幸克己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于祖宗百姓見德于當世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焉魏書孝文紀上

詔皮懽喜速城駱谷 太和三年冬

卿受命專征薄伐遐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蔑蘆之新邦梟擒首逆翦殄凶黨勳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藩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已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闚闕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救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祗詔

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事閒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即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于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魏書皮豹子附傳

賜國老絲布詔 太和三年五月

昔四代養老、問道乞言、朕雖沖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匹、魏書孝文紀上

令樂部五日一詣高允詔 太和三年

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魏書高允傳

罷候職詔 太和三年

治因政寬弊由綱密今候職于數姦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魏書刑罰志

憂旱詔 太和四年二月

朕承乾緒君臨海内夙興昧旦如履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生膏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饑乏朕甚懼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羣神及能興雲雨者脩飾祠堂薦以牲璧民有疾苦所在存問魏書孝文紀上

決遣罪囚赴農詔 太和四年四月

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饑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魏書孝文紀上

南伐與劉昶詔 太和四年八月

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克蕩凶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淸，卽胙卿江南之土，以興蕃業。魏書劉昶傳

恤獄囚詔 太和四年九月

隆寒雪降，諸在徽纆及轉輸在都，或有凍餒，朕用愍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飢寒者給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鏁。魏書孝文紀上

詔責高句麗王璉 太和四年

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于舊邦，繼絕世于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祗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魏書高句麗傳時光州于海中得璉所遣詣蕭道成使餘奴等送闕高祖詔責璉

法秀逆黨降罪詔 太和五年三月

法秀妖詐亂常、妄說符瑞、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且矜愚重命、猶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一身、魏書孝文紀上沙門法秀謀反伏誅

祈雨詔 太和五年四月

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諸有骸骨之處、皆敕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祈、魏書孝文紀上

決遣獄囚詔 太和五年五月

迺者邊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時要月、民須肆力、其敕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魏書孝文紀上

爲馮太后造塔詔 太和五年

朕以虛寡、幼纂寶曆、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魏書

文成文明馮后傳 案續高僧傳上及辯正論並載齊文宣天
保二年詔云仰惟慈明輯盛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
生之類宜放于山林卽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
爲報德寺與此詔同梅禹金據北齊書天保初尊母婁后爲皇太
后濟南王卽位始尊爲太皇太后文宣時安得有此稱謂
當以魏書爲正余覈案良然于所編北齊文刪去此詔

賜程駿詔

程駿歷官清愼、言事每惬、又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魏書程駿傳

復靈丘等州郡租調詔 太和六年二月

靈丘郡土既褊塉、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瘁、可復民租調十五年、魏書孝文紀上

復南七州常調詔 太和六年二月

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魏書孝文紀上

停捕貢虎狼詔 太和六年三月

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

今勿復捕貢魏書孝文紀上行幸虎圈詔

免災民租算詔 太和六年十二月

朕以寡薄政缺和平不能仰緝緯象蠲谷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為

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卹而牧守不思利民之

道期于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算一以

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魏書孝文紀上

對狀不實詔 太和七年正月

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寬政而明不燭遠實有缺焉故

具問守宰苛虐之狀于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

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

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魏書孝文紀上

詔羣官 太和七年九月

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于宷文審獄、恩問已過、自今羣官奏事、當獻可替否、無或面從、俾朕之過、彰于遠近、魏書孝文紀上

崇異苟頽詔　太和七年

頽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㠯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永受復除、魏書苟頽傳

旌兒先氏詔　太和七年

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迹、宜賜美名、㠯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魏書涇州貞女兒先氏傳女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輒往逼之女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有司劾㠯死罪詔云云又見北史九十一作貞女兒氏

禁同姓爲婚詔　太和七年十二月

淳風行于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㠯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

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魏書孝文紀上

班祿大赦詔 太和八年六月

置官班祿，行之尚矣。周禮有食祿之典，二漢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晉，莫不聿稽往憲，以經綸治道。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鑒四方，求民之瘼，夙興昧旦，至于憂勤。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雖有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魏書孝文紀上

令官民各上便宜詔 太和八年八月

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采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己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于堯世，謗木立于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魏書孝文紀上

班俸詔 太和八年九月

俸制已立，宜時班行，其以十月為首，每季一請。魏書孝文紀上

焚圖讖詔 太和九年正月

圖讖之興，起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

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
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魏書孝文紀上

令官民各上書極諫詔 太和九年二月

昔之哲王，莫不博采下情，勤求箴諫，建設旌鼓，詢納芻蕘，朕班祿
删刑，慮不周允，虛懷讜直，思顯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
上書極諫，靡有所隱。魏書孝文紀上

以李沖爲咸陽王禧師詔 太和九年三月

仲尼在鄉黨猶尙恂恂，周文王爲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萼宸
暉，得不尊尙師傅也。故爲置之，可加令德，廷尉卿李沖可咸陽王
師。魏書咸陽王禧傳

還賣飢民良口詔 太和九年八月

數州災水，饑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譴，在予一人，而百
姓無辜，橫罹艱毒，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與寢，今自太和六年已來，

買定冀幽相四州飢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聘爲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離之。魏書孝文紀上

均田詔 太和九年十月

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畜旣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飢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爲斷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魏書孝文紀上

詔報司馬躍 太和初

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魏書司馬楚之附傳

荅高閭詔

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魏書高閭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文帝二

爲里黨法詔 太和十年

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敎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洿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強者并兼有餘，貧弱者糊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埆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

民懷深慨。今革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魏書食貨志

詳改不孝罪詔 太和十一年春

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遜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詳改。魏書刑罰志

除門房誅詔 太和十一年春

前令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刪除繁酷。魏書刑罰志

求言詔 太和十一年六月

春旱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譴，實由匪德，百姓無辜，將罹饑饉，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內外股肱之臣，謀猷所寄，其極言無隱，以救民瘼。魏書孝文紀下

聽民出關就食詔 太和十一年七月

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魏書孝文紀下

更定律文詔 太和十一年八月

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默、音墨坐無大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刊定、魏書刑罰志

重檢戶籍詔 太和十一年九月

去夏以歲旱民饑、須遣就食、舊籍雜亂、難可分簡、故依局割民、閱戶造籍、欲令去留得實、賑貸平均、然迺者以來、猶有餓死衢路、無人收識、良由本部不明、籍貫未實、廩恤不周、以至于此、朕猥居民上、聞用慨然、可近遣精檢、勿令遺漏、魏書孝文紀下

黨里推長者以敎民詔 太和十一年十月

鄉飲禮廢、則長幼之敘亂、孟冬十月、民閑歲隙、宜于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敎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

願夫和妻柔不宰長敬者具已名聞魏書孝文紀下

出府庫已班賚軍民詔 太和十一年十一月

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鎮戍士各有差魏書孝文紀下

停拷問詔 太和十一年十一月

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饑窘輕繫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魏書孝文紀下

大破蠕蠕勞陽平王頤詔 太和十一年

王之前言果不虛也魏書陽平王新成附傳頤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云云

報廣陵侯衍詔

可謂無臧求也所請不合魏書陽平王新成附傳頤弟衍爲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云云

以李彪爲祕書丞參著作事詔

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魏書李彪傳

還免流徙年老及死刑親老詔 太和十二年正月

鎭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朞親者，具狀以聞。魏書孝文紀下

月蝕愼刑詔 太和十二年八月

日月薄蝕，陰陽之恆度耳，聖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設誡，故稱日蝕脩德，月蝕脩刑。迺癸巳夜月蝕盡，公卿已下，宜愼刑罰，以答天意。魏書孝文紀下

斷舁樓散物詔 太和十三年四月

舁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者。魏書孝文紀下

議祫禘詔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

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曰，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礿禘烝嘗，周改禘為祠，祭義稱春祭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其禮傳之文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于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于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魏書禮志一太和十三年

五月壬戌高祖臨皇信堂引見羣臣詔又見通典五十

祫禘互取鄭王二義詔

尚書中書等通典作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然于行事取衷通典作至于事取折衷猶有未允監等以通典作閭以禘祫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尚書等與鄭氏同通典作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通典作之禮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于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于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于情爲簡王以禘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魏書作玄從通典改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

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為世法（魏書禮志一帝曰云云通典五十作詔曰）

六宗詔

詳定朝令祀為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閣之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準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況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評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禋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

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使可依此附今永為定法魏書禮志

南安王楨削爵詔太和十三年六月

南安王楨以懿戚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已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姦囚壅絕訴訟貨遣諸使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以齊眾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已忍親以率天下夫豈不懷有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寬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推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于內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魏書南安王楨傳

為辟虎子辨誣詔

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惏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稱無端安宜賜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

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宜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魏書薛野䐗附傳：虎子爲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汙，虎子案之于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賊虜。推驗果虛，乃下詔。

荅高閭詔 太和十四年

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魏書高閭傳

議五德詔 太和十四年八月

丘澤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敘有常，然異同之論，著于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羣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魏書禮志一

祖奠停常從詔 太和十四年十月戊辰

自丁荼苦，奄踰晦朔，仰遵遺旨，祖奠有期。朕將親侍龍輿，奉訣陵隧。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魏書孝文紀下

荅安定王休請展安兆域詔 太和十四年九月

凶禍甫爾，未忍所請。魏書禮志三，文明太后崩，安定王休等請闋表詔答

又詔答

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

又詔答太和十四年十月

仰尋遺旨，俯閒所奏，倍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

葬文明馮太后詔太和十四年十月

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揜坎，脫于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復廣為六十步，辜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房大小，椁槨質約，不設明器。至于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

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曰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宜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善下彰違命之失魏書文成文明馮后傳

又詔答安定王休

比當別敘在心魏書禮志三文明太后既葬休又表詔答

詔李沖宣旨于東陽王丕等太和十四年十月庚辰

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魏書禮志三

詔答東陽王丕等太和十四年十月

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

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于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任之魏書禮志三

詔游明根高閭等

卿等猶以朕之未除于上不忍專釋于下柰何令朕獨忍于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朔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于凶凶無妨于吉以心處之謂爲可介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望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經忌日情結

差申案禮卒哭之役將受變服于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已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通典作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比（通典作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案文明太后之喪孝文與游明根高閭李彪東陽王丕十四往復似皆面語而通典載有三首皆謂之詔詔必有所據今依錄之其餘十一首通典所無不敢載也）

詔李彪等

太伯之語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後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

詔東陽王丕

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聽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已

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求水火，猶三凡而偏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即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為得之一失，未可以為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案已上三首，通典皆謂之詔。

變服從練禮詔 太和十四年十月壬午

公卿屢依金冊遺旨，中代權式，請過葬即吉。朕思遵遠古，終三年之制，依禮既虞卒哭，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葬復在上，公卿不得獨釋于下，故于朕之授服，變從練禮，已下服為節降，斟酌今古，以制厥衷，且取遺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極之巨痛。魏書孝文紀下

公卿屢上啟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群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迄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葬服在上，公卿

不得獨釋于下故于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斟度今古以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使及變禮感痛彌深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案此即本紀所載而文小異故並錄之

詔荅穆亮

苟孝弟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省啟以增悲愧魏書穆崇附傳

衰服過朞詔　太和十四年十月癸未

朕遠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官援金冊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冊俯自推省取諸二衷不許衆議以衰服過朞終四節之慕又奉聖訓聿修諸己不敢闇嘿自居以曠機政庶不違遺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普下州鎭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魏書孝文紀下

答羣官詔 太和十四年十月辛卯

羣官以萬機事重，請求聽政，朕仰祇遺命，亦思無怠，但哀煢纏綿，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親政事。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魏書孝文紀下

冬至入臨詔 太和十四年十一月甲寅

逝及至節，感慕崩摧，凡在臣列，誰不哽切。內外職人，先朝班次，及諸方雜客，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已上衰服者，至夕復臨，其餘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別儀。魏書孝文紀下

依議魏爲水德詔 太和十五年正月

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爲水德，祖申臘辰。魏書禮志一

還吐谷渾俘獲詔 太和十五年正月

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討，而去春枹罕表取其洮陽、泥和二戍，時

以此旣邊將之常，卽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魏書吐谷渾傳　北史九十六

以李彪爲祕書令詔 太和十五年春

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淸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敍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祕書令。以酬厥款。魏書李彪傳

旱災責己詔 太和十五年四月癸酉

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竝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魏書孝文紀下

下尚書思愼營建明堂詔 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

夫覆載垂化、必由四氣運其功、曦曜垂舒、亦須五星助其暉、仰惟聖母睿識自天、業高曠古、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圖昊蒼招禍、奄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遵先旨、敕造明堂之樣、卿所制體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材、先固之器也、羣臣瞻見模樣、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即于今歲停宮城之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奇制、遠成先志、近副朕懷、南齊書魏虜傳

改營太廟定昭穆詔 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

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舛駮不同、難以取準、今將述遵先志、具詳禮典、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祖有創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

建業之勳高于平文廟號爲烈祖比功校德以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與顯祖爲二祧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豫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遷之（魏書禮志一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云云又見通典四十七）

答穆亮詔

理或如此比有闕際當爲文相示（魏書禮志一長樂王穆亮等奏言七廟無宜闕一無主以自待詔云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文帝三

立崇虛寺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戊戌

夫至道無形，虛象爲主，自有漢以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尙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魏書釋老志

令郡國送時果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

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饗。魏書禮志一

罷幕中設五帝座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

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先朝以來，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設幕中

置松柏樹、設五帝座、此既無可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禮典、可悉罷之。魏書禮志一

減省羣祀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戊午

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昔漢高之初、所祀衆神及寢廟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際、匡衡執論、乃得減省、後至光武之世、禮儀始備、饗祀有序、凡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神聽明正直、不待煩祀也。魏書禮志一

敕雍州供祭馮誕廟詔

明堂太廟、竝祀祖宗、配祭配享、於斯備矣、自登崞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因在官長安立廟、宜異常等、可敕雍州以時供祭。魏書禮志一

罷祀水火等神詔

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

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魏書禮志一又通典五十五）

議朝日夕月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甲寅

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今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于東而行禮于西尋情卽理不可施行昔漢魏祕書監薛靖等嘗論此事以爲朝日取月一日爲朔夕月三日爲朏朏者月形始著卿等意謂朏朔二分何者爲是（魏書禮志一又通典四十四）

祥日不卜詔 太和十五年九月丙戌

便及此期覽以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求吉旣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寍敢重違册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魏書禮志三有司上言求卜祥日高祖詔）

還主大廟詔 太和十五年十月

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遵遮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廟之日、還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誕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編制、復不得哀哭于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魏書禮志三 太尉丕奏高祖詔

五品詔 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乙亥

王爵非庶姓所僭、伯號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侯、侯即爲伯、子男如舊、雖名異于本、而品不異、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南齊書魏虜傳

罷小歲賀詔 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丙戌

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南齊書魏虜傳

攷課詔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二千石攷在上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賜衣一襲（魏書孝文紀下）

爲高麗王璉舉哀詔 太和十五年十二月癸巳

高麗王璉守藩東隅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勸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爲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于城東爲盡一哀㠯見其使也朕雖不當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備辦事如別儀（魏書禮志三是歲高麗王璉死）

簡置樂官詔 太和十五年冬

樂者所㠯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㠯播德于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㠯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

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實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魏書樂志

荅元丕請立東宮詔

年尚幼小，有何急之。魏書宗室元丕傳

召見李安祖兄弟四人詔 太和十五年

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于時。然官必用才，目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于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魏書李惠附傳

詔南平王霄

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魏書廣平王連附傳

祭用孟月詔 太和十六年正月戊午

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日

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犆礿于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絜、遂及于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剋日以聞、魏書禮志一又通典四十九

營改太極殿詔 太和十六年二月庚寅

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于上代、層臺廣廈、崇威于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樸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于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于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厤、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于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廟、已成于昔年、又因往歲

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魏書李沖傳

祀先代諸聖詔 太和十六年二月丁酉

夫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中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于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斯乃異代同途奕世共軌今遠遵明令憲章舊則比于祀令已爲決之其孟春應祀者以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于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

可祀于洛陽其宣尼之廟祀于中省當別敕有司行其饗薦之禮自文公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魏書禮志一又通典五十三

躬臨千畝詔太和十六年二月丙午

尅吉亥備小駕躬臨千畝官別有敕魏書禮志一

令高閭與大樂詳采古今音律詔太和十六年春

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聞韶正樂于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采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覽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

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間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采古今以備茲典其內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魏書樂志

答尉元撫兵戍彭城詔 太和十六年

公之所陳甚合事機魏書尉元傳

檢察農民詔 太和十六年六月

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畝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遊食者衆不加督勸或芸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魏書孝文紀下

選舉詔 太和十六年七月

王者設官分職垂拱責成振綱舉綱衆目斯理朕德謝知人豈能一見鑒識徒乖爲君委授之義自今選舉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簡魏書孝文紀下

許尉元致仕詔太和十六年八月丙午

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懋，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王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魏書尉元傳

以尉元游明根爲三老五更詔太和十六年八月己酉

夫天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于萬國，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選。朕既虛寡，德謝曩哲，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衡，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

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魏書尉元傳

給三老五更俸祿詔 太和十六年

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耋耄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魏書尉元傳

講武詔 太和十六年八月癸丑

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稽往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捨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強

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于習武之方，猶爲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武闕然。將于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敕。魏書孝文紀下

省白登廟祀詔 太和十六年十月己亥

夫先王制禮，所以經綸萬代，貽法後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節。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陵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虔，祀禮或有褻慢之失，嘉樂頗涉野合之譏。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致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事成褻瀆。回通典作緬詳二理，謂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幃次之華，未如清廟之盛。將欲廢彼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敕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魏書禮志

聽游明根致仕詔 太和十六年

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遂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魏書游明根傳

諡鄭羲詔 太和十六年

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貧昧貨之談、已形于民、聽諡已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勳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魏書鄭羲傳

元會優賜邊蕃詔 太和十七年正月

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恆惠。今諸邊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趨蹡紫庭，貢饗既畢，言旋無遠，各可依秩賜車旗衣馬，務令優厚。其武興、宕昌各賜錦繒纊一千，吐谷世子八百，鄧至世子雖因緣至都，亦宜賚及，可賜三百。命數之差，皆依別牒。魏書孝文紀下

報盧淵議親伐江南詔 太和十七年六月

至德雖一，樹功多塗。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施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爽皇，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惡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輅之戎，豈非諺歟。尋夫昔日，若必須己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雄，未聞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懾。且曹操勝袁，蓋由德義內舉；苻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敵卒之力彊，十萬之衆寡也。今則驅馳先天

之術、僞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恃、踰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頻豐之後、雖靜有之、關左小紛、已赦禁勒、流言之細、曷足㠯紓天功、深錄誠心、勿恨不相遂耳、魏書盧玄附傳

行職員令詔 太和十七年六月

六職備于周經、九列炳于漢晉、務必有恆、人守其職、比百秩雖陳、事典未敘、自八元樹位、躬加省覽、遠依往籍、近采時宜、作職員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雖不足綱範萬度、永垂不朽、且可釋滯目前、釐整時務、須待軍回、更論所闕、權可付外施行、其有當局所疑、而令文不載者、隨事㠯聞、當更附之、魏書孝文紀下

起陸叡爲征北將軍詔 太和十七年六月

微猶執私痛致遠往日金革方駛何宜曲遂也加領衛尉可重敕有司速令敦喻（魏書陸俟附傳叡母憂解尚書令高祖將南伐起授征北將軍固辭高祖詔）

詔太尉元丕廣陵王元羽

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魏書宗室元丕傳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

賜諡尉元詔（太和十七年八月丙戌）

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群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勳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魯宋懷仁中鉉誠德所謂立身備于本末行道著于終始勳書王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遐近流詠陟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尒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

溫明祕器朝衣一襲並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以彰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魏書尉元傳

詔崔休 太和十七年八月

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魏書崔休傳高祖南伐以北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

停宮人從駕詔 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

臨戎不語內事宜停來請魏書孝文紀下車駕南伐步騎百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云云

詔辛琛

委卿郡事如太守也魏書辛雄附傳雄族祖琛爲榮陽郡丞高祖南征太守元龍從輿駕詔琛云云

原三盜詔 太和十七年八月

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于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以三盜人徇于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請行刑詔云云

以高道悅爲主爵下大夫詔 太和十七年九月

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魏書高道悅傳

還師詔 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

皇師雷舉，搖旆南指，誓清江祲，志廓衡霾。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巒等至，云彼有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敕有司，輟鑾止軔，休馬華陽，戢戈嵩北，便肇經周制，光宅中區，永皇基于無窮，恢盛業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令。南齊書魏虜傳

詔羣官 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

卿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

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魏書宗室元丕傳，又見北史十五

追詔高聰等 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

比于河陽敕卿，仍屆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三頤喪所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圖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敕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指意。魏書高聰傳聰使于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

賜游明根穀帛詔 太和十七年十月

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魏書游明根傳，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

詔荅彭城王勰 太和十七年十月

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京必有賚

耳。魏書彭城王勰傳勰表解侍中詔答

詔任城王澄

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駟向代，問彼有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魏書任城王雲附傳

初置司州以元贊爲刺史詔

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總京畿，選屬懿親，以允具瞻之望。但諸王年少，未閑政體，故以授贊，庶能助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人率子弟，用相展敬。北史十五秦王翰傳

立僧尼制詔 太和十七年

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揣摸瑩顯，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俗何能表眞。是三藏舒風，必資戒典，六度摛化，固憑尸波。自象教東流，千齡以半，秦漢俗革，禁制彌密。故前代英人，隨宜興引，時輕時重，以闡玄奧。先朝之日，嘗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

沙門統僧顯等自云欲更一刊定朕聊召淺識共詳正典事起怱怱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俗習須玄白一同更釐厥衷初學記二十三　案魏書釋老志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署廣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督糧道華陽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終